

皮五辣子



# 皮 五 辣 子

余又春 口述

王 澄 汪复昌 陈五楼 李 真整理

---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6.5 插页4 字数379,800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2,800册

---

书号：10141·1092

定价：2.50元

# 序

罗 扬

《皮五辣子》原名《清风闸》，是扬州评话的传统书目。它在江淮地区流传甚广，影响极其深远，以致二百多年来，扬州人民一直以“皮五辣子”作为市井无赖的代词。这本书很独特。传统的评话、评书，或为讲史，或说公案、铁骑儿，或说烟粉、灵怪、传奇，且多以小说为蓝本。《清风闸》却纯为艺人的创作。它的作者叫浦琳，是清代乾隆时期的著名评话艺术家。李斗在《扬州画舫录》卷九“小秦淮录”中，对之作过这样一段介绍：

浦琳，字天玉，右手短而掇，称掇子。少孤，乞食城中，夜宿火房。邻妇为之媒妁，偕至一处，纳掇子强而婚焉。逾年，大东门钓桥南一茶炉老妇，授掇子以呼卢术，掇子挟之以往，百无一失。由是积金赁屋与妇为邻。在五敌台，妇有侄以评话为生，每日皆演习于妇家。掇子耳濡久，以评话不难学，而说部皆人熟闻，乃以己所历之境，假名皮五，撰为《清风闸》故事。养气定辞，审音辨物，揣摩一时亡命小家妇女口吻气息，闻者嘤嚅哈噱，进而毛发尽悚，遂成绝技。

上述记载说明，这部书在一定程度上是作者的自传，而作

者是自学成才的。更可贵的是，浦琳另辟蹊径，自创新书。二百多年前，在扬州评话处于“各门街巷皆有之”的鼎盛阶段，浦琳已懂得用新的内容，新的形式去吸引听众，注意到以自身的经历和感受，作为创作新书的生活基础。仅此一点，就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了。

浦琳以后，《清风闸》一直盛传不衰，除它的内容独异这一因素外，还因为在浦琳的传人中，出现了一些杰出的艺术家。他们不以师承因袭为荣，强调道贵自得，赖神悟而舍迹求。对《清风闸》在艺术上作了较大的发展的龚午亭，是浦琳的第四代传人。道、咸时期，旅扬者咸以一听午亭评话为荣，未闻者竟遭他人讪笑。龚午亭后，这部书的传授系统分为两支，一支在镇江、扬州间，一支在里下河流域。从此，它不断衍变，逐渐形成了内容相同而艺术风格各异的两大流派。扬州市文化部门和江苏文艺出版社这次组织整理的，是龚午亭的第四代传人余又春的口述稿。从浦琳到余又春，《清风闸》历传八代，二百三十余年，其细枝末节，不免有所变化，但大体仍保留着浦琳原著的经络，与前引李斗的记载，无大出入。

这部书的内容与一般话本不同。它舍弃了传统评话以帝王将相、侠客义士、神鬼灵怪为描写对象的俗套，而以反映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为内容，又别出心裁地以一个市井无赖作主人公，通过他“成亲”、“混穷”、“过年”、“发财”到“逃亡”的生活历程，拉扯出各阶层、各行业中的各类人物，塑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众生相。它象一轴风俗画卷，生动地再现了清代扬州的风物民情。它与“扬州八怪”的艺术活动相呼应，相衬托，通过皮五的嬉笑怒骂，泼辣狂佻地戏耍群奸，抨击权贵，揭露丑恶，嘲弄肖小，揭皮撕肉式地把覆盖在康乾盛世表层的那道帷幕扯成碎片，彻底暴露了那个豕突狼奔、尔虞我诈的封建社会原形。由于

它反映了人们的爱憎，满足了人们对假丑恶现象的嘲弄愿望，适应了人们的审美心理，因此，二百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

这部书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其独特之处。它既保持着扬州评话“以人串书”的传统结构形式，但又不以情节惊险奇突为饵，不靠“关扣”迷人，而取主人公的最终命运作悬念，系于卷首，解于书末，其章章节节，靠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艺术形象产生魅力。它的主人公不是英雄豪杰，而是一个亡命无赖。这个艺术典型，不是作者要歌颂的对象，而是作者用来抨击权贵，揭露丑恶，解剖整个封建社会的工具。它语言诙谐、生动风趣，每章每节，皆藏笑料。但这些笑料，又是作者避开封建统治者鹰犬的掩体，是作者向封建社会深层发动攻击时所布下的迷障。这种运用皮五的玩世不恭、小讹小诈行径去骂世，在逗笑玩乐中向封建统治者掷出投枪的技法，在传统评话中是极少见的。《皮五辣子》一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这些独特之处，向人们显示了：在我国传统的文学宝库中，蕴藏着无数的珍品。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当然，《清风闸》毕竟是前人的作品，书中不可避免地会夹杂一些封建性的糟粕，这也是这部书长期未能出版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令人高兴的是，整理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认真分析研究了从这部书形成的历史，分析、研究了这部书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社会矛盾的特征，紧紧围绕着作者塑造皮五这一典型的意图，深入探讨了这部书的社会意义，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整理工作。他们还运用原书中极易被人们所忽视的两句插话，及皮五的一些看来是胡言的怪话中，补写了最后一折书，矛头直指整个封建社会及其深部。这既符合原作者意图，把原作者不敢正面表达的思想作了形象的描绘，挖掘出更深刻的主题，而且也保持了

原书的布局 and 风貌，符合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整理者对皮五这一典型的意义所作的再认识，是整理工作的关键。他们没有单纯就皮五这一形象本身去作推论，而是从皮五所触及的社会弊端，去认识这一典型的意义，这也可能正是浦琳创造皮五这个艺术形象并用来揭露封建制度的意图所在。依据这一认识，他们又从发财后的皮五这个人物的讽刺作用受到削弱这一点，寻求出积极的办法，通过县官敲诈皮五三十两纹银以及皇帝敲诈，逼走皮五等情节，最后完成皮五形象的塑造，使皮五这一形象更加完整，使这一典型的讽刺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应该说，这样的整理工作过程，也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尤其是由整理者改写的两折和补写的两折书，不仅在内容上与原著紧相连接，而且在语言风格上也是一致的。如果对扬州评话艺术没有长时间的深入的研究，没有从事评话整理和创作的实践经验，没有驾驭评话语言的能力，是很难达到这一点的。

扬州评话的传统书目蕴藏丰富，建国以来扬州市文化部门积极组织力量，抢救传统艺术遗产，记录了近二十部书目，两千余万字，并在江苏文艺出版社等出版单位支持下，先后整理出版了《武松》、《宋江》、《火烧赤壁》等长篇书和四个评话选集，提高了传统书目的思想艺术质量，丰富了我们民族的文化艺术的积累，是值得称赞的。他们通过整理传统话本，也培养了一批曲艺文学工作者。《皮五辣子》一书的四位整理者，都是从五十年代起就开始从事曲艺文学工作的新文艺工作者。他们热爱曲艺事业，即使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不懈、努力追求。这很难得。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文艺工作者关心并参加曲艺创作实践，参加传统曲艺的整理工作。我认为，《皮五辣子》一书的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会得到曲艺界、文艺界的朋友们的关注，并引起大家研究的兴趣。

1985. 6.

# 目 录

## 一、成 亲

|   |      |    |
|---|------|----|
| 1 | 强氏选婿 | 1  |
| 2 | 张妈做媒 | 14 |
| 3 | 东门租屋 | 27 |
| 4 | 南市买床 | 39 |
| 5 | 半夜檀房 | 48 |
| 6 | 大闹澡堂 | 57 |
| 7 | 散帖请客 | 72 |
| 8 | 广收人情 | 80 |
| 9 | 洞房花烛 | 92 |

## 二、混 穷

|    |        |     |
|----|--------|-----|
| 10 | 酒醉称帝   | 114 |
| 11 | 新娘上吊   | 127 |
| 12 | 骗吃粉团   | 135 |
| 13 | 疑妻怜妻   | 150 |
| 14 | 学做生意   | 158 |
| 15 | 假扮夫妻   | 179 |
| 16 | 敲盆救“火” | 185 |

## 三、过 年

|    |      |     |
|----|------|-----|
| 17 | 吃腊八粥 | 196 |
|----|------|-----|

|    |        |     |
|----|--------|-----|
| 18 | 计当“活宝” | 206 |
| 19 | 救小媳妇   | 213 |
| 20 | 收地租钱   | 228 |
| 21 | 换糖送灶   | 247 |
| 22 | 冤枉官司   | 261 |
| 23 | 拚命打肉   | 277 |
| 24 | 挑选年画   | 288 |
| 25 | 明赌暗送   | 294 |
| 26 | 自撰春联   | 300 |
| 27 | 辞年散钱   | 305 |
| 28 | 走投无路   | 317 |

#### 四、转 运

|    |        |     |
|----|--------|-----|
| 29 | 押“团圆镜” | 325 |
| 30 | 诓骗强盗   | 339 |
| 31 | 接张妈妈   | 363 |
| 32 | 清理债务   | 371 |
| 33 | 潘二请客   | 377 |
| 34 | 八蛮聚赌   | 398 |
| 35 | 乔迁之喜   | 410 |
| 36 | 夜得窖金   | 425 |

#### 五、出 逃

|    |      |     |
|----|------|-----|
| 37 | 装死拔钉 | 440 |
| 38 | 亲友临门 | 452 |
| 39 | 马盖风潮 | 463 |
| 40 | 幸姑鸣冤 | 470 |
| 41 | 恶人恶报 | 496 |
| 42 | 县官卖结 | 499 |



# 一、成 亲

## 1 强 氏 选 婿

宋仁宗皇帝在位期间，有一年，安徽定远县西门外清风闸这个地方，发生一桩命案，被害人叫孙大理，生前在定远县衙内当刑房书办。孙大先生原配汤氏，单生一女，取名孝姑。家中有两个佣人：一个是打粗的王妈，专管烧茶煮饭、洗衣浆裳；一个是跑腿打杂的小六子。这一家亲慈女孝，主仆和睦，十分欢乐。不幸汤氏在上年得病去世。大老爹续娶强氏。六十多岁的人，娶了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作补房，已是不妥，他先生又没事找事做，收了个义子，取名孝继。收义子应派访访他的根底，孙大先生老糊涂了，他只看外表，认为这个义子眉清目秀，能说会道，笔头子又来得，是块好材料，却不晓得孙孝继在其泗州老家中，是个赌吃嫖遥全花色的玩角。这个义子一进孙家门，就与继母强氏有了苟且行为，又因奸情被大先生觉察，奸夫淫妇便在今年六月初一半夜三更，合谋勒死孙大理，投尸井内，闭井堵锅<sup>①</sup>，对外谎称大先生半夜发疯病，跳下清风闸，尸骸随大水淌走了。偏偏本县县官又是个糊涂虫，认为无尸可

---

① 堵锅——播音文。即砌灶。

验，无人告发，死者亲属又说孙大理是发疯病自己跳下闸的，无法立案，只看了看清风闸下的浑水，就大袖子一甩，打道回衙。这件事街坊上议论不小，但强氏与孙孝继暗中高兴：拔掉一只眼中钉，县大老爷未追究，下一步再来挑去肉中刺。这根刺不挑掉，非但我二人不能公开地作夫妻，还怕将来事情败露，小命难保。肉中刺是哪个？孙孝姑。

强氏也想过，要挑去这根肉中刺难哪！勒死她，不行；毒死她，也不行。一个门里平白无故连死两人，一父一女，皆是暴死，难打过门<sup>①</sup>。想个什么办法把姑娘害掉呢？她整整动了三个月的脑筋，到十月头上，想到一个主意：有了，这个死丫头不是已经十八岁了吗？我何不请个人做媒，把她嫁掉，嫁一个穷斯滥矣<sup>②</sup>的角儿，这个人非但人穷，还要是个酒鬼、赌鬼，蛮不讲理的凶神恶煞。叫她在婆家吃没得吃，穿没得穿，饿死、冻死，被她男人磨死、气死、打死。她一死，孙大理就没一个亲人了，我与孝继就能笃笃定定、天长地久做夫妻了。章程想定，这几天强氏专门蹲在大门口，向街上张望，等候一个人从她门前经过。什么人？卖花婆张妈妈。她想的这件事，只有张妈妈能帮忙。

这天一早，强氏才朝门口一站，巧极了，张妈妈提着小花盒朝这边来了。“张老太呀！”“哎，哪一位？”抬头一望，心里大不高兴：晦气，头笔生意就撞到骚狐狸，戴孝的人买花戴，不顺遂<sup>③</sup>。不过，既是生意就要做，不能不敷衍。“啊哟哟，孙大奶

---

① 打过门——以谎言搪塞，遮掩真相。

② 穷斯滥矣——来源于《论语》上的“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③ 顺遂——顺心遂意，又作吉利解。“遂”方音读“序”。

奶啊！”“张妈妈，家来坐坐吵。”张妈妈心里有话：到你府上坐一坐，要惹一身骚气味哩。“改日再来陪你谈谈玩玩，这刻儿我要混嘴哩。”“唉！不怪人说，人在人情在，人死两不睬。想我家大先生在日，你张老太三天两日就过来陪我谈闲，死鬼一走，你老太连我家门边子都不拢了。怕我跟你借钱用呀？”张妈妈咂咂嘴：这个大娘厉害，我还不能不进她家门。“大奶奶言重了。我老婆子再穷，也不是势利小人。好吵，今儿个情愿赚不到钱，陪你大奶奶谈了玩玩。”说着跨步进门向里走。

强氏领张妈妈到自己房里坐下，倒了一杯茶递过去：“老太，你请用茶。”“哎呀！谢谢，你不要客气。”两个人先谈了几句奶奶经，谈呀谈的，强氏转到正文上来了。“老太呀，今儿请你来，想烦你做个媒。”强氏一提做媒，张妈妈打了个寒噤。什么玩意？有前因的。原来张妈妈年轻的时候，是个媒婆。人说是媒都有谎，无谎不成媒，不过她说起谎来都离了经。明明是个丑八怪，到她嘴里就成了小美人儿。二十八岁的老姑娘被她扣减十岁，小寡妇在她嘴里变成黄花闺女。为了骗人家把大姑娘嫁给一个老头子做小老婆，她能忍心害理说这位相公才二十九岁，上等的小标品，其实是个胡子发白的老家伙。除去做谎媒，她还替一些不规矩的男女牵马拉皮条，只要有钱，什么缺德的事都做。这一说强氏托她做媒，应该开心，为何又打寒噤的呢？前头所谈的是张妈妈过去的为人，自从她三十岁上守寡后，她这个人也就变了。不要说做谎媒，规规矩矩的媒也不做。先前做谎媒，被人家骂绝八代、活守寡，张妈妈又信神，以为两件事都应了，就决心不做损心丧德的事，只做规矩媒。哪晓得还是要挨骂。人家圆房以后，夫妻争吵，两家上人都骂她张媒婆：“这个东西害人啊！就是她做的这个倒头媒。”有的人家婚后不养伢子，还是怪她：“这个老婊子儿，替我家娶了个公的，嫁来几年了，屁也

不放一个啊！”张妈妈从此寒了心，自以为年轻时候作孽过多，算了吧，今生不修修个来世，非但不做媒了，还弄个观音斋吃吃，想求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帮忙说好话，免得阎罗王记旧帐，罚她来世变猪狗。老太现在靠卖花维持生活，虽说艰苦些，也还过得去。张妈妈早不替人做媒了，强氏一提出做媒二字，她就难过：“大奶奶，我多年不替人做媒了，你另请高明吧！”“啊哟哟，趣<sup>①</sup>的哪一家哟！张老太呀，这个媒你非做不可，不然你对不起我家死鬼大先生。”张妈妈打了个愣：唔，她话里有话哩。我要不做这个媒，就对不起死掉的孙大先生。孙大先生跟这个媒有什么牵扯哟？大先生人已经死了，就留下强氏这个小寡妇跟姑娘孝姑，难不成这个狐狸精想跳门槛<sup>②</sup>？不对，耳闻她跟晚儿子孙孝继有苟且之事，用不着我来帮忙。唔，恐怕是想把孝姑姑娘支出门，她这晚娘与晚儿子就可以关起门来并一张床了。果真是这个意思，姑娘的媒我非做不可。想当初我做谎媒，出过两次纰漏，亏得孙大先生帮我在衙门里周旋，才没有挨板子、蹲牢监。如今大先生死得不明不白，留下姑娘这条根，苦死她了。强氏这个晚娘，心肠歹毒，还不是整天磨难姑娘。姑娘一天不出门，就要受一天的罪。只有嫁出去，才能出头，说不定将来还能把大先生死的这桩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想到这里，张妈妈有意放个苦脸：“大奶奶，你不提大先生我不难过。我老妈妈子年轻时受过他老人家的恩惠，只恨无力量报答。既然大奶奶说，我不做这个媒就对不起大先生，想必是大先生有过嘱咐的。”“平时谈过的，说他年纪大了，就剩一桩心事了。”

---

① 趣——“趣糟了”，“不要做趣”，“趣的哪一家”，都含有故作姿态，装腔作势之意。

② 跳门槛——改嫁。

“啊，我猜到了，大概是替小孙先生成家的事吧，这个你放心，包在我身上。”“哎，张老太，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孝继虽说也要成家，他又不是真正的孙家人。大老爹不放心的的是我家的宝贝疙瘩姑娘啊！”“哎呀呀，大奶奶，你不说我还真想不到哩，不过，姑娘还小啊！”“小什么？十八岁了。”“不好，十八岁啦！该死，我还当她只有十四五岁的哩。唔，人说晚娘心狠，我看你就不是这样。大先生生前闲谈的一句话，你就放在心里盘算。这是真待姑娘好。行，你大奶奶既然托我，姑娘的媒我老妈妈子要做。你想得对，应该替姑娘找个好好的人家，不能误她的终身。”张老太接着就说出许多门户：某公馆的大少爷，某绸缎庄的小开，某银号的小老板……强氏都摇头。生意人谈不成再谈乡下财主，强氏还是回不行。士农工商全提到了，她象得了摇头瘟，一户看不中。张妈妈有点不除疑了：“你大奶奶拿我老妈妈子穷开心啊！你究竟想把姑娘嫁个什么人呢？”强氏用眼角子勾了一下张妈妈：“老太，你不要着急吵……”随手在床头前拿出二十两银子，朝老太手口一放，“张老太，请你先收起来。”“你把这么多银子给我做什么？”“向你买一样东西。”“大奶奶，我卖花，连盒子一齐卖，也要不了这么多的银子啊！”“我要买你张妈妈一颗心。”强氏说着，目露凶光，盯着张妈妈等回话。张妈妈就有意跟她打岔，装糊涂：“大奶奶，我把心挖给你，还能活吗？银子再多也带不到阴间去。你大奶奶不要拿我开心了。”“哎呀，你老太怎么这样糊涂的，我向你买的是好心、坏心、黑心、善心、天理良心的心。”“嗨！我的头都被你绕大了，你是要买我的心意啊！大奶奶，我老妈妈子现在凭天理良心吃饭，黑心、坏心不敢有。”“对不起你老太，我还就要你一颗黑心，不卖也要卖。”张妈妈心里有话：不好，一答她的腔，倒钉起来了，听她说下去，看她安什么心。“大奶奶，你把话说明了好不

好。”“行。我请你老太替我家姑娘找个人，这个人要上无片瓦遮盖，下无立足之地；日无鸡啄之米，夜缺鼠耗之粮；孤独一个，六亲不靠；炮仗性子，一点就炸；举手就打，开口就吵。好说你老太听到这些话，要咬起牙齿骂我这个晚娘心毒了。你骂吧，我宁受千人骂啊！我哪里不想替姑娘找个好好的人家呢？不行啊！这向时我找了十几个算命先生替姑娘排生辰八字，他们都说姑娘外柔内刚命太硬，在家克爹娘，出嫁克公婆、伯叔妯娌、大姑小姨，见人就克，嫁一个死一个，除非遇到一个命比她硬的凶神恶煞，把她镇住，姑娘才能长寿。老太呀，我能做这种损心的事吗？不过我再想想，我家大先生就留这根独苗，我不忍心看着她跟我一样命苦，将来克丈夫，活守寡！我只求姑娘将来长寿，夫妻白头，别人骂由她骂，只要姑娘不象我这样年纪轻轻就守寡。噉，噉，噉！”张妈妈是什么人，这种过门在她面前一眼看个通心过。她心里想：这条毒蛇说得圆哩，嘿，你这些花样经，老娘三十年前天天玩。我现在不能戳破你，我要搭救姑娘。看这个情形，姑娘不能再留在家里了，多留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不过，我若答应她，万一姑娘日后受罪，我要遭人骂了。“大奶奶，这件事嘛……”假马日鬼<sup>①</sup>装着有顾忌的样子，骨里偷空想心思：我若不答应她，她一定还要找旁人。唉！我被人骂了半辈子，预备再让人骂一次吧。等我派花花轿子把姑娘抬出这个门，再把真情告诉姑娘，有姑娘体谅我就行了。“大奶奶，照你这样说，姑娘是要嫁个命硬的男人哩。就是我老妈妈子不忍心。”“张老太呀！从字面上看，这种事是要有黑心才做得成功，骨子里是做的件好事。你说是不是的？这二十两银子你先拿去零花花，事成之后再补你的情。”张妈妈暗暗

---

<sup>①</sup> 假马日鬼——讽喻以假相骗人。

思量：我还不能不装个死小人的样子，这个钱非取不可。“照这么一说，你大奶奶的确是好心。这样吧，我试试看。”顺手把茶几上的银子放进花盒子，“还有什么事呀？大奶奶。”“你什么时候给我回信呀？”“大奶奶，你选的这个女婿难找啦！总要我访访吧！”“大约要多少日子呢？”“这个……一年行不行？”“太多了。”“半年？”“还嫌多。”“一百天？”“嫌多。”“一个月？”“嫌多。”“十天？”“十天也嫌多。”“大奶奶，找姑爷不是买纸人儿，要买纸人儿，纸扎店里有现货，跑去就能买到。我替府上选的这个姑爷，就象买稀奇货，只怕一时缺货。既然你大奶奶这样着急，我上紧些，三天，好不好？”“好，给你三天，连今儿算，后天听你的回信。你老人家辛苦些，我有数。”“好说好说。得罪你了。”“张老太，慢慢走。”张妈妈赶快提起花盒，离开孙府。

张妈妈往哪里去？回家。此时已近中午，她要回去烧中饭。她家住西门外城脚根，从孙府回家必经后街。不要看她平日刷刷刮刮，今儿走路太慢，头又低着，想心思哩！她嘴里叽叽咕咕，自言自语：唉，这种宝货难找哩！三天就要给答复，唉，怕的三年也难找到。把姑娘嫁这种人，不是把姑娘往火坑里推吗？不过，就这种人也比强氏这个晚娘好。嫁给这票货<sup>①</sup>，不过受点罪，蹲在家里姑娘要送命。救姑娘命要紧。她老太只顾低着头朝前走，前面已到西门外十字路口。这地方是个闹市，从早到晚，人来人往，滔滔不断，哪晓得这时候路上一个人没得。什么玩意？有个犯嫌的角儿站在这块呢！他朝这里一站，行人一律绕道，没哪个敢与他照面。什么人？本书的主人公，大名鼎鼎的讹王大帝皮五辣子。杨辣子的辣，尖头子狗奶辣椒的辣。不

---

<sup>①</sup> 这票货——含蔑视之意，把人比为货。有时也有“这种人不是好货”的用法。

能碰，不能靠，哪个碰一碰，靠一靠，辣得你亲娘妈妈地叫。这一位什么样子？他是：

头戴通天小帽，  
身穿百孔短袍，  
吊脚裤子半截腰，  
断底鞋片鞞套。  
日间街坊讹诈，  
夜来身栖破庙。  
人人见他拔腿逃，  
皮五辣是尊号。

是张妈妈要找的最佳候选人。

这一说，皮五辣子是个头号大坏蛋了？不，要看怎么说。他这个人本来并不坏，是变坏了的。他原名皮凤山，祖籍山西太原。父亲皮宏，是个大财主，在太原开当典、银号，家财很大。皮宏原有四个儿子，有一年辽兵犯境，打进太原，四个儿子全被杀死。皮宏夫妇侥幸得生，带着若干的金银珠宝，逃到安徽定远县定居。过了一段时间，他重整旧业，在城里开了当铺和银号。晚年又得一子，因他开的典当后门对着凤山，就以山做小儿子的名字。皮宏夫妇对这个五儿子宠爱非常。难怪吵，五个被杀掉四个，名为老五，其实是独种一个。皮凤山小时候眉清目秀，聪明伶俐，学什么会什么。皮宏经常宴客，赌钱消遣，总把宝贝儿子抱着：“乖乖儿子呀，替我掷一把，一甩就甩，喊四五六。”有老子亲自传教，皮凤山六七岁就学会赌钱。等到他十三岁时，皮宏夫妇病重，临死前，把儿子托给许多好友照应。哪晓得皮宏死后，这些老朋友整天骗皮凤山掷骰子。小孩子懂什么输赢，一把骰子掷下去，四五六被说成么二三。就这样，今儿掷一把，当典输掉了，明天掷一把，银号又输掉了，也



不过一年的时间，就把皮宏在日的家产玩得精光。皮凤山冲了家，老子的朋友也不管他了。到末了，他连安身之处也没有，只好流浪街头，行乞为生。要不到，就要无赖，讹到两文，就去赌钱，赌输了再讹。现在皮凤山已经二十四岁，他经过十一年的苦混，好的东西未学到，七绕八绕的绕门经<sup>①</sup>学到不少。所好他的吃心不大，见人只讹二百文。你若不给，他拳头一伸：“请你吃三十太平拳。”皮五辣子不但名声坏，样子也难看。他懒得成精，从不洗脸，一只眼睁，一只眼闭。其实不是一只眼，是懒出来的独眼龙。他常熬夜赌钱，欠觉太多，一觉醒来，眼屎糊糊的，他蘸点唾沫涨眼屎，扒开左眼皮，左眼睁开了，右眼就不必费事再扒，日子一久，习惯成自然，右眼总是闭着。他身上有虱子，后背痒，用手抓嫌费事，就用肩头扛破衣，衣擦皮，皮擦衣，久而久之，又养成扛肩膀的习惯。他又好喝酒，嗓子烧坏了，一开口辣腔辣调，难听无比。今天这种角儿站在街中心，哪个敢从他身边过。

皮五辣子此刻站在十字路口，想等个有钱的人来，讹二百文吃东西。他已经两顿未进食了。张妈妈不晓得皮五辣子站在十字路口。皮五辣子见她拎着花盒子，低着头跑过来，心里好欢喜：嗨嗨，今天不会挨饿了。他把肩头一扛，头一斜，烧酒嗓子喊起来了：“九月重阳十月朝，我们光棍腿上皮起燥。六月炎天尚好过，数九隆冬最难熬……咦喂，风不小……”他往张妈妈面前跑是顶风，“风再大，也不能把我皮五辣子刮倒，我来扛风了……”他头一伸，肩一扛，膀条子一横，奔张妈妈面前跑。

张妈妈听到皮五辣子的辣腔，想避开，来不及了。“哈哈哈……张妈妈站着啊……”“啊哟，老五嘛，你喊我做什么？”“我

---

<sup>①</sup> 绕门经——指坏点子、鬼花样。